



3月4日,正月十六,津南区葛沽镇安正道上锣鼓喧天、人声鼎沸。传承六百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妈祖祭典(葛沽宝辇会)”热闹上演。本次宝辇会以全新阵容、传统仪制、全民参与的盛景,再现百年民俗的恢宏气象。

今年葛沽宝辇会亮点纷呈、规模空前。随着天一灯棚精心新制的凤辇正式加入,备受瞩目的“九辇五亭”首度同框出巡。早晨八九点,现场两千余名演职人员就位,主会场会道两侧已是游人如织,大家翘首以盼,只为一年一度的一眼千年。

中午12点,庄重的挂号仪式正式开始,门幡老会首先步入会场,幡旗迎风猎猎,上书“风调雨顺”“国泰民安”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紧随其后,24道耍乐会依次登场,轮番献艺:高跷矫健灵动、翻转腾挪尽显功底;竹马活泼俏皮、扮相生动传神;旱船摇曳多姿、妙趣横生;龙灯腾跃飞舞、气势磅礴;少林狮子会、圣喜乐娃娃会等民俗表演各具特色,过场有序、摆场精彩,铿锵锣鼓与阵阵喝彩声交织,汇成一片喜庆欢腾的海洋。

随着法鼓节奏渐起,各架宝辇依次登场,九架宝辇规制严谨、雕饰精美,五座亭匠心独运、意蕴悠长,完整呈现出“九辇五亭”的盛大阵列,尽显北方妈祖祭典的庄重与华美。格外引人注目的是,青春洋溢的葛沽少年们抬着六架小辇精神抖擞、步伐稳健,以昂扬姿态扛起文化传承之责,成为巡游队伍中一道亮眼的风景线。

居高临下的“专属视角”

“在家打开窗户,不用下楼,整个宝辇会的盛况一览无余,特有年味。”住在葛沽宝辇会主街旁高层住宅9楼的赵学利老人,这样描述他每年正月里的“专属视角”。作为在这里住了近十年的老住户,居高临下观看传承已久的葛沽宝辇出巡,已成为他新春佳节的特殊节目。

今年74岁的赵学利是土生土长的葛沽人,“我大约十年前搬进这栋楼,房子朝向正好面向宝辇会活动的主街。”赵学利说,每年宝辇会期间,他只需站在自家客厅的窗前,就能获得绝佳的俯瞰视野,将蜿蜒行进的宝辇队伍、热闹的表演和熙攘的人群尽收眼底。

这种便利在最初吸引了不少亲朋。“刚搬进来的时候,亲

戚朋友都爱来我家看,图个新鲜。”赵学利笑着说。让赵学利感到欣慰的是,家里的年轻小辈对这项传统民俗的兴趣愈发浓厚,年年都来看。“这说明老传统有生命力,有人传。”他说。

年轻人成为宝辇会演员主力

今年8岁的贾树杰,是葛沽长乐老高跷最小的参演队员,他自2025年暑假开始正式学习高跷,经过暑假和寒假期间的刻苦练习,小树杰现在已经可以掌握简单的表演技能。“他这次所表演的角色为‘带头衙’多以打棒为主,现在可以自己完成五六套棒法。今年是第一次正式表演,表现还不错!”葛沽长乐老高跷负责人胡亚培说。

现场,来自长安高跷队的三位年轻人在完成一组高跷

正月十六葛沽宝辇会「九辇五亭」首度同框出巡 一年一度一眼千年



表演后结伴去休息,记者趁他们休息期间上前聊天,聊天中,得知他们是专程从北辰区过来的。20岁的王云龙已拥有七年的高跷练习经历,19岁的曹轩轩练高跷也有四年,三个人中最小的赵文博说:“我去年才开始练,从小就很喜欢观看高跷表演,现在我也能为大家表演了,特别兴奋。”

在众多参与表演的演员中,年轻的面孔占了绝大多数。胡亚培说:“葛沽的孩子们从小就耳濡目染,也有着传承责任在心中,葛沽宝辇会历经几百年,葛沽长乐老高跷也传承了600年,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家乡的这块瑰宝永远地流传下去,也希望我们葛沽的宝辇会和我们长乐老高跷越来越好。”

记者 张艳
摄影 记者 潘立峰 曹彤

为何“十六”最热闹 为何如此“吸引人”

专家解读宝辇会背后的文化符号

葛沽的热闹劲儿在正月十六达到顶峰,月上柳梢、宝辇点灯时,便开启夜间狂欢,各支“耍会”队伍几乎不停歇表演,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凌晨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天呢?

姑奶奶们回娘家 正月十六“遛百病”

“虽说正月十五是‘灯节’,但葛沽乃至华北地区,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各有讲究。”青云高跷技艺第十代传承人、海下葛沽青字文武高跷艺术培训基地负责人李元喜介绍,正月十五闹花灯,正月十六是风俗里姑奶奶们回娘家的日子。

天津老例儿就有“正月十六,遛百病”,具体到葛沽,还有“走百病”“烤百病”的说法,也流传着“烤烤手,不冻手;烤烤脚,不冻脚;烤烤腿,一年不得病……”的歌谣。李元喜用一个诙谐的比喻说道:“咱们集体闹花灯,个人遛百病,以此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”

当地传说中,正月十六这一天,各路神仙下凡体察民情,夜晚更是与民同乐,一同“观看”耍会表演,“同乐”一词,也成为不少民间花会的名称由来。

在中国民俗学会会员、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常国毅看来,正月十六之所以成为高潮,是因为此时正值春节农闲尾声、春耕备耕前夕,民众借此“释放蓄之已久的精力”,传统“酬神”“娱神”活动,演变为大众“自娱”,既是对过去一年的庆贺,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精神动员。

辇影里的乡愁 成为持续的文化体验

过去行会时,各道会按既定顺序入场踩街表演,表演顺序通过抽签确定。旧时,天后宝辇的“大奶奶”地位最高,痘疹娘娘属于“大奶奶”身边的婢女,因此这两架宝辇必定最后出场。

旧时葛沽宝辇花会曾在正月十八(或更晚)举行,后改至正月十六。早年花会还有“三进宫”仪式:依次进入玉皇官前广场、西马集广场、娘娘庙前广场,自2014年起,宝辇花会展演从天后宫老街迁至葛沽中心街道安正道举行。

“这是一部活态的民俗志,一首承载乡愁的叙事诗,也是中华文脉生命力在地方的生动体现。”常国毅告诉记者,在当下城市化背景下,宝辇会的服务对象悄然改变——不再只是演给“娘娘”看,更是演给“人”看。

正月十六的街道上,涌动的既有本地居民,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。身处快速变迁的时代,人们越需要通过仪式确认“我们是谁”。常国毅认为,葛沽宝辇会的当代价值,正是在城市化进程中,为民众提供连续性的文化体验,让抽象的“乡愁”化作可触可感的辇影、鼓声与烟火,同时向外界展现乡土中国独有的文化韵味。

记者 单炜炜